

恨透铁

一



柳

青等
／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

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
陕西省作家协会 编

狠透铁(一)

柳青/等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陕西作家实力雄厚,已形成一个较强的群体。他们的生活根底扎实,文笔酣畅朴实,在文学创作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,其大量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坛上占有着重要地位。然而,不少读者对陕西作家群的全貌却不甚了解。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省作家协会选编的《陕西名家作品精选》丛书便是一套具有权威性、公正性、代表性、历史性的陕西作家优秀作品精选集,也是建国以来第一套陕西名家荟萃的文学丛书。

出此丛书,旨在弘扬主旋律,提倡多样化,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;同时也将陕西当代的著名作家及其优秀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,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贡献力量。

序

到今年十月，即这一套书面世的时候，陕西省作家协会满四十岁。

按时下的生活新潮，四十周年该当大庆祝。然而我们这里的人，似乎对那种大张旗鼓大吹大响大轰大嗡的庆祝形式缺乏兴趣，便不想随那种厂庆校庆刊庆的热潮而逐流。但确实还是想庆祝一下，毕竟四十年了，很不容易的，于是就策划着用这一套书来作庆祝。

四十不惑。这是说人，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文人会聚的文学团体来说，何尝又不如是。四十年风雨坎坷，四十年大起大落，无论是对于某个单个作家，还是对于这个由作家文人聚集的社会团体，都会有诸多的不惑的警悟。

四十年里，陕西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大省，两度辉煌，一度暗淡。以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、李若冰、魏钢焰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，以其杰出的小说散文创作辉煌于新中国的文坛。新时期以来，陕西成长起来一支更庞大的中青年创作群体，他们的创作成果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兴趣。最暗淡的日子当属“文革”，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，全给一锹铲起抛到炼狱里去了。当然，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，所谓“倾巢之下岂有完卵”。然而，在阴霾荡除以后，那些以生命相托于文学的作家又重新集结，那

些把生命理想也寄托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更加踊跃,真可谓十年悲歌十年生聚,再度辉煌,终于步入这个砸不烂更痴情的文学团体的不惑之年。

尤其令人鼓舞的是,这一代陕西作家在近几年间进入一种艺术创造的大释放状态,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展示出来,造成了一个省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期。这种群体创作的大释放状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,可以期待有大作品问世。

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,他们的全部创造性劳动成果,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;陕西作家的作品带有普遍的地域特色,艺术上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,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。

这三种五本书里选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,是四十年来最具成就也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,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发轫之作。把这三代作家的代表作汇册出版,无疑是可以看作陕西省作协四十年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览,作为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,自觉以为是对四十周年的最富诚意的纪念和庆祝。

1994年9月于陕西省作协

目 录

狠透铁	柳 青(1)
蓝袍先生	陈忠实(58)
天狗	贾平凹(165)
在困难的日子里(一九六一年纪事)	路 遥(219)
啊,故土	李小巴(289)
放马天山	王观胜(404)
雕像	高建群(463)
赌徒	杨争光(514)
车帮	杜光辉(567)
五点钟	京 夫(619)
睡着的南鱼儿	邹志安(648)
川客	赵 熙(720)
困窘的小号	晓 雷(790)
宝物	莫 伸(841)
黑龙沟的传说	王宝成(931)
秘密	李天芳(974)
长长的月亮	白 洁(1009)
人之母	程 海(1085)
天平	文 兰(1147)



柳 青

Lǚ qīng

狠 透 铁

【作者简介】柳青(1916—1978)原名刘蕴华。陕西吴堡县人。历任《中国青年报》文艺部主任、长安县委书记、陕西作协副主席。出版小说集《地雷》;长篇小说《种谷记》、《铜墙铁壁》、《创业史》;散文集《皇甫村三年》(中青版);小说《狠透铁》(此篇发表于《中国青年报》,初名《咬透铁锹》修改成名后,在陕西出版。《创业史》在《延河》1959年全文连载,再加工于上海《收获》第二次发表。建国初,曾访苏。

狠透铁越来越觉得他不能继续担任生产队长了。在合作化的几年里头，他的头发上落了一层霜，白了将近一半。他才 53 岁，还不到白头发的年纪啊。一贯没担过事的人嘛，一下子料理 50 来户人家的庄稼事务，再加上社员们复杂的思想状况，劳神劳得他颠三倒四，说东忘西，常常到处寻找手里拿的东西，惹得大伙好笑。唉！身体也不行了，风湿性腰腿疼大大限制着他的活动，整得他每天早晨拱着腰圈着腿走路，晴天直到半前晌才能逐渐恢复正常，阴雨天就更遭罪了。

他细想起来，实实难受。自己从 1949 年一解放在水渠村头一个和六十二军的地方工作队接头起，组织起农会，自己当着农会小组长，取消了农会实行普选，自己又当人民代表。人们不是说跟共产党走的话吗？不！从小熬长工一直熬到 1950 年土改的我们这位老队长说：“咱不能跟共产党走，咱要跟共产党跑。要愣跑愣跑！”的确，只要是党的号召，他使着狠透铁的劲儿响应；这股劲儿不是从肉体上使出来的，而是从心灵上使出来的。1954 年春天，水渠村以他为首成立起 11 户穷鬼的合作社，没有饲养室，借也借不来，盖又盖不起。牲口不能集中，会给管理上造成多少困难！全水渠村的上中农，都拿眼睛盯着，看狠透铁怎办；狠透铁拧住眉毛，使劲地想呀想呀，也想不出个办法。最后他忽然想起来了，鄙视自己的愚笨，回到家里向老伴下命令：“搬！”老伴不明白搬什么。他说“搬家！”他把家搬到同一条巷子一个刚刚死去的孤老婆空出的破草房里，腾出他土改分的地主的高瓦房做了饲养室。以后他只要一回家蹲在那破草房脚地吃饭，老伴总咄咄得他抬不起头来；因为他后来的行为表

明,所谓搬家,只不过是把她和小儿子娘俩撵出去罢了,他自己则一直和饲养员一块挤在原来的小炕上,下炕就是新盘的牲口槽。而在收割的季节,提防失盗和防止不满咱政府的人破坏,老汉自己又睡在打粮食的场上用田禾秸子搭的临时窝棚里。那风湿症就是从那时在他不知不觉中侵入他的腰腿的。

老汉难受的是:自己吃了许多苦头,为的是合作化运动大发展,而当全水渠村高级合作化了的时候,自己却给人民办不好事情。他羡慕那些头脑灵动的人,羡慕拿起报纸念出声音的人,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。他恨自己脑筋迟钝,没有能耐。要是拿起铁锹和镐头,唾两唾手干起活来,水渠村没有一个小伙子比得过他;但是在会上讲话,眼白眨白眨盯着旁人如流水般滔滔不绝,轮到自己没话说。为什么?脑子里空空的,旁人说的记不住,自己要啥想不起来。有一回,他召集起队委会,要传达大社管理委员会布置的几样事情,最后觉得还有一样,他却连一点也想不起来了,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着牙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脑袋,愤恨地骂自己:“你呀!你!鬼子孙!对不住党,对不住人民!”他说得那样凄惋、伤心,弄得大伙哭笑不得。

有几样事忘得简直使人寒心。春天,大社布置各队种洋芋。那次布置了好几样工作:关于进终南山背木料、关于养猪和防止猪瘟、关于牲畜配种、关于种菜老汉们的工分和关于种洋芋种籽的准备……等等。他就把种洋芋的事忘得光光。直到队里有人看见其他队整洋芋地,问他,他才想起这层事。副队长王以信明知道,也不提醒他。他从大社带回来“三包”合同,顺手放在屋墙上吊的一个放瓶瓶罐罐的木板上,听说老黄牛有病,就往饲养室跑。以后忙于别的数不清的许多事情,就忘记给队里交代了。副队长王以信和他一块从大社开会回来,也不提醒

他向会计交代。直到夏收快到分配的时候,会计问到“三包”的底底,他才想起来了。他慌忙跑回家去一看,呀呀,幸亏纸片片被灰尘埋得几乎看不出来,要不然给老伴捞去剪了鞋样子,才糟糕呢。他一边打自己的脑袋一边走,回到有许多拿着杈、耙、木锨、扫帚的男女社员的打麦场上。

上中农副队长王以信高兴地笑着说:

“老队长,你甭打。脑筋越打越昏。……”

他听得出来王以信是讥笑他的意思。他早知道副队长总给他穿小鞋,故意看他的笑话,从来也没提醒过他一件事情。有什么办法呢?自己脑筋不管用嘛,又怪不得人家。而且他心里明白:王以信面面光、嘴巴紧、不说闲言,心底并不喜欢这合作化。是被合作化的高潮推进来的人,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思想!老队长并不生副队长的气,他对所有他认为是必然的事都不生气。他只生自己的气,因为自己是党所依靠的人,理应给社员办好事情而办不好,真急得他抓心啊。

他经常担心他会给社员造成大损失,这样能把他的心急成粉碎。他是实心实意想给社员办好事啊。要是大伙把劲使在一块儿,他有信心把事情办好。可惜水渠村以王以信为首的上中农集团,总给他捣乱。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外号——跑烂鞋、烂牛车、狠透铁——损害他在群众中的威信。“你们爱说什么呢?我承认我狠透铁!你们骂我,就是称赞我哩!我得更加劲给社员办事。”他这样想。不过他不得被迫一边使正心眼,一边使拐心眼,防止上中农集团使坏。这就使他的心和脑子更忙了。

二

终于发生了“红马事件”。

有一天，老队长在饲养室铡过草的地方扫院。啊呀，老队长！你扫院做啥？你扫院，却让那些挣工分铡草的年轻社员拍了身上的灰尘，噙着烟锅回家去。你不会噙着烟锅在地上蹲一蹲，想一想队里的事情吗？不！不行！手里不做什么对他仿佛是一种处罚，他受不了。他已经习惯了一边做活一边思索，停住手，也就停住了思索。他扫着院子，一边想着如何调配第三生产组的劳力。

“老队长，”饲养员说，“先前富农的那匹红马不吃草，蛮退槽，许是病了。”

他丢下扫帚，进饲养室去看看。果然，红马两眼无神，脑袋扎地。

他赶紧拉到离水渠村三里的邻村去找兽医。

傍晚时光，他回来把红马拴在拴马桩上，对饲养员说：

“不要紧的。有火。兽医说一服药就行了。”

“谁去买药呢？”

“我去。吃过晌午饭就去。”

他回到家里吃晌午饭。老伴楞咄咄他，又咄咄得他抬不起头。说他既然“以社为家”，根本就不应该回家吃饭。又说他是睁眼瞎子，迟早要给队委会那几个中农装在口袋里卖了，等等，等等，咄咄得他心烦，好像有72个号筒同时对准他耳朵吹。

“人家叫你狠透铁，一点没叫错的。只要社不要家，忍住心不管俺娘俩。真正是，唉，家里不要家里，亲戚不要亲戚，咱算什么人家！我说：他大姐今日娃满月，你是去也不去？你听见了没？聋子！”

“我今日有事，改日我补去。”他说。这时他已经被老伴咄咄得脑筋错乱了，腰里装着红马的药方子，脑子里只知道“有事”，到底有啥事，开始模糊起来了。

老婆继续进攻：

“你今日有事！你哪日没事？”

他笑了。“话是实话，”他心里想，“农业社没有没事的时光。不管哪日，队里大小总能有点事儿。”但他留胡子的嘴里却凶：

“你吵吵做啥？愣吵愣吵！”

老婆不怕他。一点也不怕。她更加猛烈地进攻。

“你是去也不去？啊？说一句响话！你要是不去，俺娘俩去啦。既去啦，就要在那里住它几天，看你上哪里吃饭！让你‘以社为家’去！狠透铁！”

他一想，不好！她娘俩走了，他回家冷锅冷灶，怎么行呢？

“算了算了！我去！看把你凶得那样吃人呀？”

他化了半后晌的宝贵时间，走了20里路，到了窟陀村他大女儿家里。他一路难受，带着一种勉强的心情，恨他老伴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前进，扯他的肘。在路上走着，在亲戚家喝水、吃饭和老亲家谈话，他都表现得心不在焉。他总是在难受，总觉得队里离不开他。他摆下人民的大事不管，却走亲戚，感到自惭。至于队里到底有什么事情，他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走的时候给队里的任何人没打个招呼。真该倒霉！

他急得很。日头快落的时候，他起身回家。我的天，他哪里还能在外头过夜呢？队里的马房、副业、各生产组白天的进度，在他的脑子里不是单独地、一样一样地出现，而是像搅成令人心烦的一团乱麻，堵在他脑门上。老实说，他不放心队委会那几个中农成员，他们是应付差事，并不把农业社当做事业搞。他为了私事离开水渠村，又在外头过夜，良心要责备他。他坚决要摸黑回家……

亲戚全家总动员挽留他。拉拉扯扯。

“黑夜没月儿……”

“叫全窟陀村的人笑话俺，说天黑了还让亲戚走了。”

“你是和俺有意见了吗？”

“啊呀呀！”老队长心烦地想：“这些人怎么会全是旧脑筋，没一点社会主义的思想儿！”

他的大女儿在没有公公、婆婆和女婿的场合下，偷声说：

“爸爸，你甭那么别扭。人家不高兴你，说你狠透铁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啊呀呀！”他住下来了。

夜里，他睡在亲家的炕上，晃晃悠悠。不知怎么样，交感神经一错乱，他从什么高处跌了下来，跌坏了腰腿。他被人们用门扇抬着。上哪里去呢？上县人民医院去吗？完了！完了！他这回算完了！能活着也参加不成农业社的活动了。亲爱的农业社呀！他是从三户的互助组搞起来的呀！他为农业社费尽了心思，饿肚子，熬眼，磨牙，嚼舌头。他怎么能离开农业社呢？

他被惊醒来了，浑身冷汗。啊呀，多么高兴呀，原来是梦。是梦！是梦！他还能在队里工作。万幸！万幸！他用被头揩了脸上的冷汗。

他在枕头上仰头看看窗户，还黑。他简直等不得天亮。什么时候天才亮呢。他急着要回水渠村。

鸡啼了。天亮了。他醒来穿衣服。

从他的衣裳里掉下来一个纸片片。什么东西？好像那纸片是个动物一般，他猛一把抓住了它。

他的脑子麻木了。这是红马的药方子啊！我的天哪！

他没有等吃饭，连口冷水也没喝，赶紧往回跑。这回，主人说什么也留不住他了。什么风湿性腰腿疼！他路过张良镇买了药，继续跑。他跑得满头是汗，满身是汗。走几步歇歇气，再跑。

庄稼人吃饭的时光，他回到水渠村。饲养室大门外的土场

上围着一簇人。他听说：“老队长回来了。看，那不是老队长吗？”他心里捣鼓：一定出了什么事儿！

他跑到跟前伸长脖子一看，红马四个蹄子蹬展，死在地上了，上下嘴唇软囊囊地翻着，露出两排大板牙。人们告诉他：兽医没断清病，不光有火，是黄症，夜里死在槽底下。

老队长好像被一根肉眼看不见的棍子当头抡了一棒，栽倒地下。他呜呜咽咽地哭了，哭声凄惨。

就在这红马事件以后，狠透铁不能担任水渠村的生产队长了。副队长王以信升任了队长，第二生产组的组长、王以信的户族叔叔王学礼，也是个上中农，担任了副队长。社员们希望从此搞好生产，看来，他们似乎比狠透铁有管理庄稼事务的经验。

新的队委会分配狠透铁担任饲养员，他咬牙切齿不服从。他要担任大社监察委员，监督队委会。真正狠透铁！大社主任和支部书记支持他，社员们同意了。……

三

人家有各种特长，譬如会计划、会办事、会写字、会算盘、会讲话……等等。狠透铁缺少这种一个人可以为许多人服务的特长。他在给地主熬长工的时候，学会了操持农具，还有正直这一品质。而这品质并不是一般人每时每刻都重视的，有时甚至因为正直更被一部分人深恶痛绝，好像结了解不解之仇似的。王以信一伙子人就是这样。

1954年秋后，水渠村西头八户贫农和三户下中农成立起初级社以后，社主任狠透铁心下有个底底。他根据全县和全乡合作化的进度，计划三年到五年的时间，把水渠村中间和东头的

农户吸收完。他预备尽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,其次再吸收比较进步的上中农。至于王以信那样的富裕中农,他预备到最后,譬如说五年以后,才考虑他入社的问题。狠透铁总觉得王以信成分虽是富裕中农,心地是富农的思想。这人说话做事都挺强,他一入社,一部分上中农,很可能以他为中心,扭成一颗圪达,和主任为难。狠透铁认为:五年以后,他的管理能力锻炼起来了,他在水渠村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,党员也增多了,他就不怕哪一个富裕中农或者他们的集团捣乱了。但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预计,当然也出乎狠透铁的预计了。一年以后,1955年秋天,平地一声雷,全水渠村除过地主、富农,一股脑儿涌进了11户的小小农业社。那是一种真正的群众浪潮,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挡不住他们。到这时,原来11户的初级社的基础,比起七八十户的新社来,算得了什么呢?按照水渠村中间和东头的那些未经过很好教育的新社员的意思,要选王以信担任队长哩,狠透铁当副队长哩。因为乡上党支部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违反阶级路线的做法,王以信的企图没有得逞。但他却可以在以后整个的巩固阶段,给正队长增加麻烦。唉唉!有什么办法呢?人家是人家活动的村中间和村东头部分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嘛!

狠透铁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,觉得社员们对他还罢了。一旦离开了这个职位,水渠村的许多人对他似乎冷淡起来了,好像连他在初级合作化的那两年的奋斗,也是许多年以前的上一个时代的事了。他到饲养室、到豆腐坊,截然感觉到一种对他不那么热乎、不那么自然的气氛。监察委员和过去当队长的时候一样,拿起扫帚就扫院,蹲下就往豆腐锅底下填柴,但是人家和他没有什么话说了。王以信他们对群众说:前任队长是损害了人民利益的人。

“不怕低，单怕比”，低个子和高个子一比，才显出低来。新队长王以信比他脑筋灵动，会安排，打得开场子，相形之下，更显得他不行。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，千方百计，竭力团结副队长王以信，想一块把水渠村办成先进生产队；但是他们中间始终隔一道鸿沟，他的一片火热的心总是碰到王以信的冰脸。为了联络感情，他曾到上中农副队长家里去串门。王以信的女人甚至刚刚和他打过冷淡的招呼，就指着孩子骂：“看你那松样子！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能成啥事，把人家害得哟！……”老汉的心同斧头剁碎了似地，走出副队长的院子。他心里想：“这是不满意合作化啊，这不是光骂我。傻婆娘呀，你不明白嘛，全中国都合作化了，水渠村就是没我老汉办初级社，一样要合作化哎。”那时候，他和副队长商量事情，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：“你看嘛，你是队长！”分配给副队长的工作，永远是应付差事。开会的时候，王以信总是躲在不显眼的地方，叫也叫不到领导人应站的中心地点：“你说嘛，你是队长！”事事处处，故意给他难堪。但是现在，王以信自己当了队长，几乎一下子变了另一个人：起早贪黑地奔波，饲养上、副业上、保管上，样样项项料理得井井有绪。只要有下爪处，总要做出一一点比老队长管理的显然强的地方，给他难看。难看就难看吧！只要他们把队里的事情办好，正合监察委员的心思。他拿眼睛监察他们！

对他不满意的上中农社员，在村里散布一些很刻薄的话。

“让狠透铁折腾下去，咱水渠村都得喝西北风！”

“看他祖宗三代熬长工，哪来的本事领咱这大庄稼哩嘛！”

“他光会朝支部里黑告人，这是他的拿手戏！……”

富农乘机挑拨、煽风，假惺惺地叹气。

“唉！可怜我那大红马了，总也不出岔子，愣曳愣曳。想不到死到狠透铁手里！”

当村里谁都不提王以信的奸滑，贫雇农因为老队长的过失张不开口的时候，连地主也大胆起来了，公然咬文嚼字地嘲笑他从前的长工：

“坐井观天之人，焉能成大事！”

一股黑风笼罩了小小的水渠村，从1949年解放起一直奔波到高级合作化的共产党员，因为死了一匹红马，在村里没威信了。

“家有贤妻，丈夫不遭横事！”话虽这么说，为了走亲戚忘了红马有病的事，他可不曾抱怨过老伴。他想：娃他妈懂啥呢？给她盘费，叫她到北京去听上一回毛主席讲话，也不能把她的脑筋一下子改换过来。只怪自己脑筋不行了，做下对不起社员的事情了。但是现在，糊涂的老婆呀，她却对他气愤和抱怨起来了。

“好！好！这阵好！你真是背上儿媳妇逛华山，受了千辛万苦，也落不下好名。你再‘以社为家’去嘛！”

每一句话好像一把尖刀子，直向老汉心窝戳去。老汉红着脸，感觉到难受，感觉到惭愧。并不是因为老伴羞辱他，而是因为他羞辱了水渠村的贫雇农。

他粗大的手掌摸着小儿子的脑袋，沉痛地说：

“娃呀！你哥土改那年参军，为的是保咱人民的江山。你爸在村里当个生产队长当不好，毛主席在水渠村靠咱，这阵靠不住，让人家上中农作弄了。你在学堂里好好把书往肚里吞，日后好补爸的亏空……”说着，老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

不管村里人说什么，老汉照旧出席队委会。他怕什么？他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，毛主席的忠实人手！不管王以信他们爱听不爱听，他照旧发表意见。遇到他觉得不公道的决定，譬如改变他从前的决定，抬高猪粪价格对中农有利，压低人粪价